

裁军谈判会议

CD/PV.857
24 August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八五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0年8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时1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塞尔索·阿莫林先生(巴西)

主席：我宣布裁谈会第 857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各位尊敬的代表，我们沉重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全体船员不幸罹难。在这令人悲痛的时刻，各位肯定想和我一起向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深表同情和哀悼。谨请我们的俄罗斯同事向他的政府、向失去亲人的家属、向俄罗斯全体人民转达我们哀伤的感情。

我代表各位热烈欢迎罗马尼亚新任代表 **Anda-Cristina Filip** 大使，并向她保证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合作和支持。

今天我的名单上没有人登记发言。是否有代表团想在本阶段发言？日本，先生，请您发言。

YAMAGUCHI 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承蒙你的耐心，我想借此短暂的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多么赞赏巴西的主席为了就裁谈会工作方案达成协议而作出的一切努力。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由衷地赞赏他的前任所作出的同样值得注意的努力。

阿莫林大使已有力地表明主席在推动各代表团解决裁谈会面临的似乎解决不了的问题方面所能达到的程度。阿莫林大使以他那种深为我国代表团钦佩的毅力、智慧和外交技能执行这项任务，他的表现将成为出色地行使主席职能的范例。阿莫林大使至今所能做出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谢天谢地，他打算将工作进行到底。

主席先生，我们等人经常处于国际关系的困境之中，也许容易理解为何裁谈会至今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但是，在我们外交圈之外的社会上其他人正热切地注视着我们，期望我们拿出实际成果，对他们来说，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足以是我们为什么即使在裁谈会今年届会到了如此晚的阶段仍不放弃就工作方案达成协议的机会的原因。我们必须在本星期和本届会议的其余四个星期继续工作。

主席先生，许多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认为务必作出一切努力，作为关键的外交政策目标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不管是在《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方面，还是在核裁军的一般性谈论方面。近两年来，裁谈会弥漫着不信任的气氛，我们感到很不舒服，但我国代表团略感到欣慰的是，在你的主持下，主席先生，我们仍然在加紧努力结束这种混乱的现实。

主席：我非常感谢日本代表。他说的话真正地打动了，鼓舞我在我担任主席的这个最后阶段去努力达成协议。

还有代表团要发言吗？似乎没有了。

大家知道，最近几天，我加紧了磋商，以便根据我向各位提出的构想就裁谈会的工作方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感到鼓舞的是，所有代表团认为这些构想是加紧磋商的基础。我接受若干尊敬的大使昨天提出的意见，即在本阶段，拟订加紧磋商的基础不值得。我将在以后再回到这个项目上。

昨天，我召集了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会，以弄清在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决定方面是否能够取得进一步进展。我高兴地看到，各区域、地域政治情况各不相同的国家普遍支持我的努力，我还高兴地看到，所有代表团表示随时愿意作出妥协。因此，象我在昨天的主席磋商会上所宣布的，我打算暂停本次全体会议，十分钟后召开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会，讨论我一直在拟订的构想。

但在这之前，请允许我讲个较轻松的话题，我想告诉大家，我的一位朋友，目前是我国驻南非大使，最近送给我一本老书，书名是《联合国的传说》。我想这是英国作家 Frances Frost 的一部传说集，它收集了当时组成联合国的几乎所有国家的传说，正好写成于在旧金山批准了《宪章》之后。我想到了其中的一个传说，我认为这个传说对我们今天的情况特别有意义(我不说出这个传说是那个国家的，以免对我讲述这个传说的目的产生误解)。这个传说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和一个公主，公主非常漂亮，国王要她成亲，但条件是求婚者必须呈上一朵蓝玫瑰。可蓝玫瑰是不存在的。这样就有几个求婚者，其中有商人、武士和其他人，想尽了各种办法。有一人呈上一个漂亮的水晶球，内中刻了一朵蓝玫瑰。还有一人送来一朵丝绸玫瑰。另一人用染色的办法，将白玫瑰染上蓝色，这样可以使他被接受。当然，这些花样都没有得到接受。但最后有另一个人带来了一朵白玫瑰。他只是将一朵白玫瑰摘下带到宫廷来。国王和公主考虑了这位求婚者，认为他是配得上公主的绅士，可以成就良缘，因此国王和公主说：“看呢，这就是一朵蓝玫瑰”，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后来他们一直过得很幸福。

上午 10 时 20 分暂停会议，下午 12 时 15 复会

主席：我们继续举行正式会议。我们刚才未能核准裁谈会工作方案。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几个月，数年来的情况一直如此。现在，失败显然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我们都要对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失败进行思考。

我想现在总结教训不合时宜。当然，以我来看，我现在要尝试作出的分析带有个人沮丧的感情色彩，感情用事不利于理性思维。以后我回到巴西代表的位置上时会再谈这个问题的。我也不必对我作出的主要努力，我如何积极地探讨模糊不清的问题以及我是如何尝试能达到的极点等作出解释。我的案文就能说明问题，它可能有优点，显然也有各种缺点。我请秘书处作为裁谈会的文件分发，并不是因为我幻想着最近几天被认为是基础的东西在四、五个月后仍然会被作为基础，而是因为我认为，无论如何，将该案文列入记录内，有助于表明我们集体努力的总方向。它至少将表明我们没有轻易放弃。

至于裁谈会的未来，它令人十分怀疑。裁谈会是一种工具，工具不用则生锈。如果象有些代表甚至在会上已经提到的那样，裁谈会消失，这会不会是悲剧？老实说，我不知道。掌握着摧毁和毁灭大权的国家，只要它们认为对集体不可或缺的，就会通过双边、三边、多边的途径来做到。但是，我们依赖的是多边主义，是理性说服力，而且不拥有相等的武力，因为我们在现在或将来都不能或者不想拥有武力，因此对我们来说，这将是巨大的损失。世界管理制度，如果我可以在如同安全这样一个关键领域使用这一词汇的话，将会处于穷途末路的地步。我希望，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为时还不太晚。

我们大家作出的努力，尽管没有成功，但仍有积极的一面：我们一起努力试图在那么多的因素中找出乐观的理由，这样的工作方式令人鼓舞。显然，昨天的情况和今天非正式会议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得到了广大成员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支持我的努力，而且还支持将我的建议作为协商一致的基础。我甚至还得到了其他人的忠诚支持，这些人至少不能明确地与上述成员一起表示支持，我很高兴他们能够一致认为我的非文件是进一步磋商的基础。

这种支持是一直存在着的，它表明自暴自弃和无端的悲观情绪没有或者至少尚未笼罩裁谈会。在这方面，我想引述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Amartya Sen 最近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毫无由来的悲观情绪，装作是具有

现实精神和常识的沉着，可以“掩饰”灾难性的无所作为和对公共责任的放弃。”我们不要遭受此难。

最后，我要再次真诚地感谢各组协调员以及其他同事及其本国代表团在我实际上担任主席的两个月期间给我的宝贵支持。我也非常感谢裁谈会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及其副手本斯梅尔先生，他们随时以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专门知识向我提供协助。我还要感谢裁谈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口译人员。最后，我对我的合作者深表感激，他们努力工作，经常向我提供咨询意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巴西担任裁谈会主席的过程中与我一样充满乐观。

俄罗斯联邦要求发言。

西多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谢谢，主席先生。我请求发言，是要感谢你在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惨遭灾难之际所表示的哀悼。你的哀悼将会转达给俄罗斯政府和船员家属。

主席：谢谢。还有人要求发言吗？

裁谈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2000 年 8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下午 12 时 25 分散会。

-- -- -- -- --